

廖无墨 著

以为是老大

文心出版社

以为是老大

廖无墨◎著

文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以为是老大 / 廖无墨著. -- 郑州: 文心出版社,

2013.9

ISBN 978-7-5510-0587-6

I. ①以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3571号

以为是老大

- 作 者 廖无墨
选题策划 黄博文 后超
责任编辑 齐占辉
责任校对 张瑞芳
装帧设计 郝 婷
出 版 社 文心出版社
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
(邮 政 编 码 450002)
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
承印单位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90mm × 980mm 1/16
字 数 300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0-0587-6
定 价 32.0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

第一章 三道菜 / 003

其实很多人不清楚所谓的江湖规矩，比如江湖上喝酒，为什么许多人忌讳三道菜。在这些人看来，三道菜是万万不能动筷子的。他们说，过去死刑犯上路，最后一餐，就是三道菜。

第二章 卢处长的难题 / 014

银条往沙发上一坐：“呵呵，出来就住宾馆，看来真有横财了，啥横财？”高山眼说：“杀一个人，30万。”

第三章 折戟沉沙 / 025

二地主横扫到最后一个角落时，折戟沉沙。当然他当时没有折戟沉沙，他依然是狂风扫落叶。问题是当时有一个叫范志的在场，于是就福兮祸所伏了。

第四章 生存的狡计 / 038

他把胳膊伸直，电话放远，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抢我手机，敢抢我手机，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你跑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”接下来，苗蛇蝎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，他再也不管了。

第五章 两肋插刀的真实 / 051

当时我跟人合伙开工厂，正好陪客人在那儿吃饭，还进去跟马六碰了杯。小鷄当时搂着马六对大家说，我俩今后同生死，共患难。1996年底，马六死在小鷄手里，三刀有两刀贯通了心脏。

第六章 恩怨竟在弹指间 / 065

我说许多年了，旧账翻不完，谁去翻累死谁。他们能顾住眼前就不错了，你以为他们的日子好过？我现在是好人，好人可以打，但不可以杀，江湖上的事，跟你们一句两句也说不明白。啥杀人不眨眼，都是老百姓传的。

第七章 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 / 081

卢处长说，为脱离嫌疑，吾当变被动为主动。西门贤弟，吾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你是知晓的。翌日吾便主动去找吴青青，恳请其为吾生一子，吾保其终生富贵。为使吴青青今后有依靠，吾愿投资一大酒店，或令金条经营，或许由此他二人便产生仇隙。

第八章 他不是大哥 / 088

那天，六六酒足饭饱，喝完离去，我一直送到院门外。回来的时候，小梅收拾桌子，见盘子底下压着500块钱。那时候刚有100块的人民币，一张一张，崭新的。

第九章 借刀杀人 / 100

高山眼说，吾马上取消行动，杀人易，索金条性命，如探囊取物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吾当下任务，是造东风，排查金条仇人，把捕快的工作先给做了，锁定一个恰当人选，给冤假错案铺路。

第十章 宁欠百两金，不欠一份情 / 117

六六跟小超讲和。六六没要小超一分钱，六六说，要欠就叫他欠到底。小超摆了酒宴，据说去了许多江湖有名的人，喝的是五粮液。据说六六一直没怎么说话，倒是小超，三番五次来给六六敬酒。

第十一章 鸿门宴 / 139

银条蜷缩在角落里，大喊一声：“六哥！”银条怎么也没想到，这顿酒竟成了鸿门宴，还来不及想太多，六六就拿过猎枪，一枪托把他捣昏了。

第十二章 一碗面的交情 / 154

我闻出来里面有鸡蛋，有小白菜，还有葱花。我顿时愤怒无比。当然，我的脸上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愤怒，结果他把面条端给了我，说你垫点东西吧，我一下子有些哽咽。

第十三章 出来混，迟早都要还 / 167

范志说：“盼星星盼月亮，武三儿不来，不是对不起我一个了，还有大夫，还有笑面虎。笑面虎说，有一种挨打叫荣誉，武三儿打你就是荣誉。谁过去能被蒋介石扇一耳光，那这个谁绝对不是一般人。”

第十四章 我今天让你一夜成名 / 180

武三儿喝一声：“郭二黑，过来。”郭二黑哪敢不过去，一路走一路尿，到了面前，已哭成泪人。武三儿语惊四座：“郭二黑，就是你了，我今天让你一夜成名。”

第十五章 恶债难偿 / 199

高山眼说：“卢处长万不可有此念头，国内财源滚滚，去了国外，苟且偷生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。卢处长，你万不可因小失大，和去国外苟且偷生，与狗不得入内相比，500万，是小是大？”

第十六章 谁才是英雄？ / 208

六六告诉我，是小武三儿报的警。六六说，小武三儿真是真人不露相，因为那妞，他跟小超结下了血海深仇。

第十七章 猫和老鼠 / 221

同伙说：“干掉金条，银条也不能留，你看他那天说的啥，卸磨杀驴，到时候一个也跑不了。”六六说：“他不知道，跑不了的是他。”

第十八章 留不住的时光 / 235

我现在应该还能听出她的声音，如果我踽踽独行在深夜的街头，一片寂静，她突然喊我，我应该马上能辨别出她的声音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热泪盈眶。

第十九章 带着四把枪的人 / 249

六六说：“蹊跷啥，下三滥人备的，还以为是好汉！如果你没忘记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，现在有仇人准备追杀他，他不求杀人，只求自保。他结交咱俩，也是自保。”

第二十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/ 262

高山眼一进来，六六同伙拿出一副手铐，将高山眼铐在了暖气管道上。六六说：“委屈一下，这两天就下手，到时候免得你放鸽子。”

尾 声

引子

中国第一个使用假钞的人，平安无事，一直使用了五年，无人察觉。据高山眼说，他认识这个人。这个人使用假钞，只针对个体商户，那时候的个体商户多半不相信银行，有钱都藏起来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假钞真钞混在一起，也不知道假钞是从哪里来的了。高山眼说，那时候假钞甚至可以存银行，根本不用戴墨镜。那时候戴墨镜的人令人同情，几乎都是盲人。后来黑社会都戴墨镜，老百姓以为他们看不见外面的社会，就叫他们“黑社会”。高山眼说，那家伙买进卖出，财源广进，然后就金盆洗手，抬脚走进高尚人行列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后来进军房地产，高楼万丈平地起，盘龙卧虎高山顶。

高山眼说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往往三十而立，四十再立，五十搂着80后，六十搂着90后。第二个吃螃蟹的人，和第一百个吃螃蟹的人没什么区别，三十不立，四十迷惑，五十迈步从头越，

六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高山眼说，当然也不全是这样，许多时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成了堵枪眼的人，哭得跟啥似的，可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第二个吃螃蟹的人，踏着第一个人的鲜血，站到了制高点。风猎猎，他长发飘飘。高山眼说，当然，他也有可能是谢顶，那就是这样形容，风猎猎，他耳发飘飘。然后是鲜花，然后是掌声，自然还要满含胜利的泪水，接受记者的采访。记者问，此时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他心里想的是，我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娶一万多个老婆。可他嘴上回答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

高山眼说，每个人心里都埋藏着别人的秘密，或大或小。把秘密抖出来，天下大乱。每个人心里都埋藏着自己的秘密，也或大或小。把秘密抖出来，也天下大乱。有一天高山眼指着电视上一个正义的化身说，看见没，这个就是他，谁会想到他做过坏事，许多和他一样的人都做过坏事，他们的秘密有人藏着。

我基本不相信高山眼的话，混迹于机关的高山眼，别的没学会，瞎话一套一套地来，而且讲起来很严肃，铿锵有力，不容置疑。我发现一个现象，混过几天江湖的人，进了单位，有了一官半职的，多半都是小爬虫，如鱼得水。

江湖上的刀光剑影，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发生，那几率比车祸还小，有赶超空难的迹象。大部分时间发生的，是心机，是算计，江湖就是个算计场。其实说白了，混江湖就是混奸诈，最不讲信义的都是江湖人，搂着你用刀扎，然后抱着你号啕大哭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啊！为什么这一刀扎的不是我！被扎的也抱着他号啕大哭，顺势再补他一刀，哭喊着，兄弟啊，这一刀扎的虽然是你，可疼的却是我啊！

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这儿过，留下买路财，是当今江湖的写照。

岂止是江湖。

第一章 三道菜

其实很多人不清楚所谓的江湖规矩，比如江湖上喝酒，为什么许多人忌讳三道菜。在这些人看来，三道菜是万万不能动筷子的。他们说，过去死刑犯上路，最后一餐，就是三道菜。

高山眼没混上一官半职，但他也混得如鱼得水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当然，准确地说，高山眼也没混过江湖。并不是坐过牢的人都混过江湖，坐牢跟混江湖没有必然联系。杀人犯也跟江湖没有必然联系。

高山眼在45岁这年，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，被几双冰凉的手从温暖的被窝里提出来，塞进冰凉的警车里。他说当时警车一直向着一个方向，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方向是去往看守所的，他只感到无边的恐惧铺天盖地向他袭来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有犯过事，不知道看守所和拘留所的区别，和劳教所的区别，和监狱的区别。当然，他更不知道已经取消的审查站了。

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所谓的江湖规矩，比如江湖上喝酒，为什么许多人忌讳三道菜。在这些人看来，三道菜是万万不能动筷子的。他们说，过去死刑犯上路，最后一餐，就是三道菜。也许是以

讹传讹，但碰上这种事情，都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江湖人最迷信。

基本规律是，一坐牢就“抛砖引玉”，不引玉后果很严重。我认识道上一个人，江湖上的口碑是义薄云天，他跟另外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用古代那句话说，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最后他还是抢在前面把他给引玉了。结果是，他生，另外一个死。所谓的义薄云天，也有个度。

高山眼也想引玉，引出背后那个大家伙来。他毫不掩饰地说，如果他不保我，我就让他不能自保。高山眼从看守所出来那天，天空中下着雪，寒鸦漫天而过。那天天空的乌鸦真多啊，一大片一大片在飘雪中游弋。乌鸦却说，人更多。

那个大家伙乔装打扮，站在雪地里，一动不动，已经成了雪人。他没敢开汽车，乘一辆出租过来的。高山眼说，大家伙很谨慎，路上换了四辆出租车，变换了五个方向。他其实是从火车站出来的。

单位司机把他送进站台，还要把他送上火车。他说你去贵宾候车室给我买两条中华烟。司机说来不及了，只有几分钟了！他说你是怎么学习《致加西亚的信》的！人手一册，白学了？要完成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！于是司机箭一样冲了出去，路滑，他摔跟头摔得很响，嗷嗷叫，然后继续往前冲。

高山眼说，司机一跑，大家伙就飞快上了车。为防止电子监控，大家伙在过道里拉开旅行包，拽出一件崭新的耐克棉袄，直接套在身上，又围了条围巾。他把旅行包放到架子上，又下了车。下车后他又把连头帽戴上，压得很低，围巾一甩，根本就看不见脸了。高山眼说，大家伙从来没穿过运动服，他要是知道，2005年以后黑道大哥都开始穿运动服了，打死他也不去蹭那浑水。

然后这个大家伙来到一个窗口处，使劲摆手，大声喊着一路顺风！看着火车轰隆隆驶向了远方，他装成脑梗死患者，腿在地上画着圈，出了车站。这时候的天空，雪正下得纷纷扬扬。高山眼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我心里说，机关人，机关算尽。

大家伙其实也不大，处级。他当天在聚宝盆大酒店隆重表彰了高山眼，大家伙开了个豪华大包，一个二十五人的台面，就他们两人，一人坐一头，房间里回音很大。大家伙动情地说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你经受住了考验，你给组织交了张满意的答卷。

大家伙是卢处长。

高山眼眼里的卢处长很憔悴。一张桌子隔那么远，看不出来憔悴，刚才两人手拉手，看起来就很憔悴。

卢处长四十来岁，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可以看出来，他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英俊的。自从当上了处长，他就不苟言笑，说话一板一眼。当科长时他还这样，高山眼说，他当科长时，见人就笑，是单位里最爱笑的一个人。高山眼说，那时候的卢处长就是一个笑人，对谁的笑都千篇一律。但是你要仔细品味，发现他的笑又各有不同：对上级的笑，他能笑出来我比你低；对同级的笑，他能笑出来咱走着瞧；对下级的笑，则完全就是怜悯了。

卢处长所在的处，是个独立王国。

高山眼那天和卢处长吃饭，以为卢处长的憔悴是怕自己进去后引玉，现在自己出来了，卢处长的憔悴也该烟消云散了。可是高山眼看得出来，卢处长依旧憔悴，一张脸云遮雾锁。

高山眼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问题。坐牢整一年，按惯例，单位是要除名的。当然也有不除名的，高山眼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人和事。高山眼想，云开日出了，他还在憔悴，那他憔悴的，肯定就是除名这件事，小曲好唱口难开。

于是高山眼怒火中烧，一拍桌子：“以为我白进去了，黑社会白认识了，实在不行就鱼死网破！”

卢处长显然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不过遥远的卢处长双眼炯炯放出光来，一下子不憔悴了。

高山眼吓了一跳，见卢处长突然双眼放光，以为特务连出身的卢处长正等着跟他鱼死网破，便起身要跑。

结果卢处长笑了，笑得很明朗。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咱俩换个地方。”卢处长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走了过来，一只手拉起高山眼的手，使劲地甩。

高山眼一直看着卢处长的眼睛，猜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

两个人手拉手走出房间，卢处长说：“摇钱树茶楼你知吧，哎，对对，就是金一路，快到银三路交叉口了，对对对，就是那儿，对面有个银行。出门了咱俩谁也不认识谁，各打各的车。”

“我有句话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

“到了摇钱树再说。”

“不说出来，我没有力气去任何地方。”

卢处长点燃一根中华烟，先看了下四周，然后看着他。

高山眼一脸惶恐地说：“我的工作问题……”

卢处长说：“虽然你立了功，给组织交了张满意答卷，但不可能升迁，一是你没有学历，二是你年纪也过了。”

高山眼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卢处长看了一眼走过来的几个男女，拍拍他肩膀，“你不要急于回去，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把你安排得舒舒服服的，别人还说不上闲话。就这两天吧，我把你这一年来的工资奖金先补上。你在号里有发票报销没，噢，那里应该不给发票。这样吧，你在那里花得也不少，你去找发票吧。”

高山眼一下握紧卢处长的双手，“卢处，摊上你这样的好领导，我这辈子无怨无悔！”

金一路是条不宽的路，过去叫西四马路。许多老路都不好拓宽，都显得局促。高山眼来到摇钱树茶楼，被身穿印满钱币图案的唐装的服务员引进包间。高山眼一直在看服务员，上上下下。其实自从走出大墙，高山眼就发现一双眼睛不够用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姑娘，他心潮澎湃。他发现从大墙里出来，尽管姑娘们都是冬装，但他似乎可以透视。

就连那个中年女司机，也被他看了半天。堵车时，两边被车流挡住视线，他就专心致志地看女司机。他发现，女人们都变得很漂亮很漂亮。下车时，他还跟女司机握了手。这是一年来他摸的第一个女人的手。

在摇钱树茶楼边上的一个烟酒铺，他拿起公用电话给老婆拨过去，“喂，老婆……哈哈，我出来了……嗯，本来说是明天，卢处长找人了……可不是，早出来一天，跟一年一样……受啥苦，我在里面是爷……想我了吧……呵呵呵呵，我现在可想……好好，见面再说，我现在跟卢处长有点事。”

卢处长正襟危坐等候他。让服务员关上房门出去后，卢处长不再正襟危坐，脸也一下子舒展开来。卢处长起身把高山眼按在元宝造型的椅子上，就站在他后面，双手按着他的肩膀。

“患难见真情啊，老高，你猜我心里现在想的是啥？”卢处长的脸上泛着僵硬的笑容。

高山眼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卢处，全世界的人，能猜透对方心思的应该不多。”

“咋不多，多了去了。老高啊，现在我不是准备提拔两个科长嘛，我在想，这个人是不是忠于我，进去就见分晓。我真想让他们都进去一次，连职工在内。”

“那样的话立判分明，我敢打包票，除了我，一个也不合格，他们都是白眼狼。”高山眼边说边拍着自己的胸脯。

“是啊，路遥知马力，进去见人心。”

高山眼想站起来，卢处长不让。

卢处长看着他头顶上的根根白发，说：“伍子胥过韶关，一夜白了头。当然你的头发没有全白，只是比过去白多了，看得我心酸。”

高山眼又想站起来活跃下气氛：“你看着我脑袋说话，我咋说话？”

卢处长说：“你受那么多苦，你得坐着，我得站着，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”

“感激啥，自己人，赴汤蹈火。卢处，我说句真心话，不是他们抓我，是我自己早想进去锻炼了，未雨绸缪，把准备工作做在前面。不过我还是扛住了，牛皮不是吹的，进去见人心。”

卢处长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我多少年没有打开天窗说亮话了，今天对你打开。”

“开得好，你跟我还有啥遮遮掩掩的，你不知道我在里面受的都是啥苦，你看过那么多报道，我也不多说，他们非让我把你吐出来，我就是不吐，哎呀，我的坚强，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。”高山眼满脸的悲壮之色。

卢处长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了下来，然后缓缓地说：“你是好样的，真金不怕火炼。你先别说话，让我打开天窗跟你亮亮。”

“嗯，卢处你说。”

“你刚才说，你在里面认识了很多黑社会？”说完卢处长皱着眉头看着高山眼。

高山眼立马挺直了身板，“那还用说，今后谁对我不仁，白道咱跟他来白的，黑道咱跟他来黑的，杀一儆百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卢处长紧绷的脸终于松弛了下来。

高山眼这才知道卢处长摊上麻烦了。怪不得云开日出了，他依然憔悴。高山眼心里豁然开朗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

卢处长也不等高山眼有所反应就开口说：“刚才咱吃饭的聚宝盆酒楼有个女领班，21岁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身材有身材。你也知道，碰上这种女的，首先你就不会放过。不过你进去了，我就替你不放过她了。结果这一替替出了麻烦，而且麻烦非常大，大到我可能身败名裂。”

高山眼说：“那你说我能帮什么忙吧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”

卢处长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找个黑社会，我要干掉那家伙。”

高山眼吓得直打战，他哆嗦着说：“你看看我激动得都哆嗦起来了，没问题！别说是杀一个，十个八个不在话下！”

卢处长不是要干掉那个姑娘，他处心积虑要干掉的，是一个男人，一个三十来岁、满脸病态的男人。卢处长说，满脸病态的男人，要是从容不迫地来，就是来者不善。

卢处长那天在聚宝盆酒楼一看到那个姑娘，就心痒难耐，就想上床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介于不惑和知天命之年，为什么看到那么多女的都想上床。

聚宝盆酒楼的总经理有斯文儒雅的外表，他握着卢处长的手，说：“她是领班，新来的。”

“新来几天了？在你手里已经不干净了？”卢处长像在视察工作一样，问着总经理。

“在我手里是干净的，在其他人的手里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在熟人手里是干净的，那就算干净的了。”卢处长一脸淡然。

总经理一脸谄媚，“卢处长，那我给你拉这个皮条。”

“你也太小看我了把，拉皮条很黄，我不喜欢。”卢处长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看着那个姑娘。姑娘亭亭玉立，饱满处含苞欲放。

卢处长是个浪漫的人，当时外面下了许久的雪，他对姑娘说，我去雪里写个字，就出去了。一辆汽车，覆盖着整齐洁白的雪，卢处长在上面写下一行字：“你猜猜我写给谁？”然后卢处长就上了楼，没再看那姑娘一眼。

吃喝完毕，卢处长被簇拥着出来，来到那辆汽车跟前跟人握手道别，一眼扫过去，见上面添了三个字：“写给我。”

然后大家都去上各自车辆。过了半小时，卢处长又回来了，他看见女领班的眼睛一亮一亮的。

卢处长说：“东西落这儿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姑娘莞尔一笑。自然是没找到东西。

姑娘说：“喝杯茶吧，大冷的天。”

卢处长就坐那儿喝茶。卢处长说：“是你写的吧。”

姑娘又笑：“不是我写的。”

“不是你写的才怪。”

姑娘捂着嘴笑：“反正不是我写的。”

“说说对我的印象吧。”

“你是个贵人。”

卢处长微微有些惊讶，“从哪儿看出来的？”

姑娘说：“总经理亲迎的并不一定是贵人，总经理亲迎，把卑躬屈膝表现得堂堂正正，只有他迎的那一个人感觉到他的卑躬屈膝了，那这个人，就一定是贵人。”

卢处长毫无表情地说：“你是第二个感觉到的，你让我感到可怕。”

姑娘有些慌，连忙说：“我让卢处长生气了，对不起。”

“我没生气，相反，我很高兴，我认识了一个美貌与智慧共存的姑娘。”

“谢谢卢处长。”

这时卢处长立马显得和蔼可亲了起来，“你不要拘谨嘛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？”

“我给你张名片吧。”

“你给我名片，就把我等同于其他客人了。”卢处长板起了脸。

于是姑娘笑了起来，“卢处长，你真不同。小女子姓吴，双名青青。”

“吴青青，好名字。这样吧，你把你名片拿出来，把电话号码倒着念出来，我要是记不住，算咱俩没认识过。”卢处长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。

吴青青双眼雪亮，“真的？这么神？”

卢处长问：“我要是记住了咋办？”

“卢处长，你要是记住了，你说咋办都行。”

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卢处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开始吧。”

吴青青拿着名片，开始倒着念。念之前，她先适应了一下，然后飞快地念了出来。

“小鬼真坏，为难我。”

“你不能了吧。”吴青青一脸得意。

卢处长一笑，也是飞快地说出了一串数字。